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http://www.sexstudy.org>[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您的位置: [首页](#) -> 男同志

走近他们的世界——对大学生男同性恋群体的一点思考

作者: 张冬凯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类别: 男同志 日期: 2008.01.03 今日/总浏览: 4/680

走近他们的世界 ——对大学生男同性恋群体的一点思考

张冬凯

【摘要】 本文作者基于对以往同性恋研究成果的分析,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男同性恋人群进行定性访谈,初步了解了当前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现状、内部结构和行为方式,并对其进行性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分析和解释,力求探索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基础和中介效用。并希望建立一条以该群体为纽带和组织基础的同性恋安全性行为和艾滋病预防的教育干预机制。

【关键词】 大学生 男同性恋 同性恋群体 中介效用

2004年中国卫生部向世界公布官方数据:我国男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2%~4%,中国至少有500万~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其实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已存在,自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同性恋就史不绝书了。但是当这一数字被公布后,仍有不少人表示怀疑,甚至惊讶,他们觉得,同性恋应该是极少数的。在主流价值观盛行的禁忌时代,同性恋现象隐而不见,他们被视为个人生活方式和选择的问题,并没有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时代变迁,人们交流方式的转变,再加上性解放思想的不断涌入和冲击,同性恋现象变得日益普遍。其实同性恋者的比例从古至今并没有发生十分显著性的变化,只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和开放的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认同了自己的性取向,导致表现出来的同性恋者数量增加,统计数字膨胀。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男同性恋的数字,远比官方发布的大得多。

自从同性恋获得精神医学上的解放后,不再被视为变态,而对同性相恋一事,也视为是个人的选择,只要当事人无心理困扰,别人也不应当有偏见。然而自从艾滋病被发现与同性恋行为,尤其是男同性恋行为有密切关联后,社会上一般人显得又变得闻同性恋而色变。^[①]而现当代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即男男性接触者感染艾滋病风险方面的,并将男同性恋者定位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这更是给男同性恋者的生活、情感等方面带来极大困扰。因此他们的世界在不断受到外界的影响。

在全社会对同性恋现象予以关注的今天,笔者希望通过自身专业的学习,用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本应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两部分,但由于个人精力和线人提供线索的限制,本文只对男同性恋做了一定的研究,而且主要是对在校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现状进行研究,对于研究对象选取的原因,笔者将在下文重点列出,在此不再赘述。

第一部分:概念界定和研究原因分析

什么是同性恋?这个问题曾被不少学者关注,其中涉及了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医学研究等众多领域,但直到19世纪才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据了解,“同性恋”这一术语(Homosexuality)最初是由一名德国医生,匈牙利人本克尔特(Karoly Maria Benkert)在1869年提出的。这个词描述的是对同性的人具有性爱吸引力并持续表现性爱倾向,同时对异性不能做出性反应^[②]的特殊现象。之后在1890年,性学家埃里斯(Havelock Ellis)等人将其引入英语世界。从此,社会就用不同的“性身份”(Sex Identity)来界定不同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

开始出现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的不同。但是时至今日，国际性学会也没有对同性恋做出明确的定义。

同性恋又被分为真性同性恋和假性同性恋。前者指对同性持续表现性爱倾向；而后者又被称为情景性或境遇性同性恋，是为现实环境——比如生活环境中没有接触异性的机会——所迫而形成的，他们暂时将注意力放在同性身上，以寻求生理和心理上的安慰，但当他们一旦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便会恢复正常的性心理。

为了让人们更加正确和科学地认识同性恋现象，著名学者金西在其性学调查中创造了性关系连续体理论，他认为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这样就可以加以判断的，在同性恋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在绝对异性恋倾向到绝对同性恋倾向之间划分为7个等级，这也说明了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是一个连续的、移行的、过渡的带谱。而那些居于中间状态，对同性和异性均有好感，只是有所偏重的问题的情况，被称为双性恋。而对于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当事人，由于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和认可程度不同，在他们中间有的感到和谐，而有的却感到痛苦。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高校同性恋群体呢？早在1936年，特曼和米尔斯就估计英国的同性恋在大学生中的发生率为4%，而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报告了更高的高校同性恋发生率：汉米尔顿在1929年发现，18岁以上的人群中，同性恋发生率为17%，拉姆齐在1943年发现，高中生的同性恋发生率为30%，而辛格在1947年提出，大学生中的发生率为27%。^[3]

而在200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组织的全国大学本科生性观念与性行为状况调查中显示，有6%左右的大学学生在大学期间首次发生了同性之间的性接触，同时显示，有同性恋心理倾向和同性接触的男生和女生数量无明显差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老师在一项调查中也发现：在同性恋倾向形成的过程中，后天因素即社会、心理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生在青春期的最初性经历，而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时间最早在14岁，最晚在29岁，年龄中位值是18岁。^[4]在我国普及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人群的今天，这一部分人正处于接受高中、大专、大学和研究生教育阶段；换句话说，高校学生正处于性活跃期，也是同性恋高发人群。不少人在该阶段萌发同性恋倾向，并感到十分苦恼；而也有一部分人为了寻求刺激缓解压力，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并与他人发生了同性性行为，因此十分值得关注。但是同时他们又具有另一重身份，即学生，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拥有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对新鲜事物的反应更加迅速，而且相对社会上的同性恋者，他们又比较纯真。对爱的期待度更高。因此高校同性恋群体又拥有自身的特点，研究他们的生存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主流价值观的世界中，同性恋倾向和同性恋群体是被否定和被排斥的，他们被冠以违反大自然规律的“罪名”，因此，同性恋者只能低调的生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2004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名叫《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课程；2006年底，中山大学同性恋组织“彩虹社”成立，成为第一个被校方承认的同性恋类组织。但是我想说，这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并不表明同性恋文化真的被广大人群所接受，也并不表明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况真正得到了改善，只能说在这样一个日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同性恋文化越来越多的凸现出来，给人一种不断逼近的感觉。有的人抱着猎奇的心理去看待他们，有的人觉得做一个同志很光荣，有的人仍然对他们极度仇视，不管怎样，只有那些身处围成内部的人们，才了解他们生存的真实状况。而且，在“彩虹社”成立不久后，中山大校方就立即声明，“彩虹社”是一个关注同性恋现象的学术性学生社团，其参与成员都是关注同性恋现象的学生志愿者，并不是真正的同性恋组织。这也进一步说明，将同性恋文化真正摆到世人面前，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对大学生同龄恋群体的研究，仍显得不足。

第二部分：主要研究方法

之前有不少学者已对同性恋群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笔者在综合参考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采取滚雪球的抽样方法寻找到了接受访谈的同性恋者，希望通过定型访谈技术，可以对当代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内部结构、中观效用等方面进行一定分析和探索。根据身边好友小Z的介绍，认识了另3名同志朋友小L、小Y和小T。此论文的主要访谈内容均来自于以上四人，同时，为了避免给该四位朋友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笔者对其身份和个人信息进行了保密处理。为了避免群体效应的产生，此次访谈采取了一对一的方式，而且是在相同的较为安静的环境中进行的。在向受访者介绍了此次调查的目的后，受访者均表示支持。并且在征得其同意后，将访谈记录进行笔录，并在访谈后向其核实，目的在于保证一手材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在调查中我们仍然发现在问及相同的问题时，受访的4名同学仍然表现出相似的答案，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该四人私下交流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经历，也说明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第三部分：分析整理访谈资料

通过对定型访谈资料的整理，笔者将集中对以下五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

1、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现状

据了解，该校园内部男同性恋数量大约有100人左右，属中等规模。这其中不乏有一些活跃在校园各个领域的积极分子，也有一部分是在“圈内”影响较大的风云人物，而还有一部分是在过着自己简单生活的普通同学，总之，无论是在年级构成、身份构成还是地域构成上都具有复杂性，但也正是因为同性恋的身份，才让不少人相互了解、熟悉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真实的身份和生活的环境，而且是各不一样的，但是在这里大家都是相同

的。

和社会上的同性恋群体一样，网络对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构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中国兴盛起来。从此，人们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大大得到了改善，而对于同性恋者而言，网络带来了他们生存方式的重大变革，他们的感情生活、交友行为以及性生活都被建立在了互联网基础之上，这种生存方式叠加了互联网匿名性和同性恋者隐蔽性的特点，导致同性恋者的生活更是“见光死”。在王小波先生和李银河老师的《他们的世界》一书中曾经提到，在互联网未普及的时期，“我国同性恋者的社会交往活动，只能在公共场所，如街头、厕所、公园、街心花园、街头广告宣传橱窗及公共浴池等场所进行。^[5]”这点可以在由王小波先生编剧，由张元导演的《东宫西宫》中看到。然而，当互联网出现后，一批批同志聊天室、同志交友网站、同志BBS论坛等取代了传统的“接头”方式，由于光顾这些网站的人均为同性恋者，因此交流起来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于是受到不少同性恋者的青睐。“有时感到孤单了，我就到博亚（Boyair，某知名同志交友网站）上发个照片，把自己的资料填齐全，不到一天就有好多人用QQ加我，或者给我发站内信，那段时间就会非常繁忙，要和不同的人聊相同的内容，但是，当自己关掉电脑的时候，却又感觉非常空虚。”小Y向笔者介绍到。

几乎每个高校里都有几个同性恋的QQ群，甚至有的高校的BBS上还有专门的同性恋板块，可惜人民大学的BBS上一直拒绝开设HOMO版。人民大学的主要同志交流QQ群有2个，一个是RUC联盟，另一个是人大的窝。而此次采访的小L正好是“人大的窝”的群主。从与他的交流中了解到，事实上大学生同性恋者的流动性很大，因为每年都会面临老生离开学校，新生来到学校的“换届”，所以群里的组织管理比较松散。当问及如何吸纳新成员时，小L表示，几乎每一个老成员都有去发现新成员的兴趣，他们大多是在其他同志聊天室、论坛上发现和自己一个学校的，然后在确定其品质合格后，将其介绍到该QQ群中，每个新成员加入后几乎都会被原有成员调侃一番，比如让其公开照片、介绍自己等，这样做无非是满足老成员的好奇心，而对于条件不错的新成员，也会有不少人表示极大的兴趣，但是“真正动真格”的比较少。而这些新成员，只有少部分胆子比较大，主动公开自己的照片等，“这些人大多都对自己的外部条件很满意，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资本吧”，小Z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解释了这个话题，“另外，也说明这些人在社会上‘混’的比较久了，一般人不太敢接触这样的人，觉得他们不安分。”而绝大多数的人抱着渴望交流，却又心存戒备的态度，这也是学生同志的典型心理特征。

2、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内部结构

笔者对QQ群中的同性恋群体构成十分好奇。据了解，在RUC联盟和人大的窝两个群中，不同年级的比例相差不多，但是现阶段表现出年龄层次偏高的特点，主要是大三以上的学生和硕士居多。这主要是因为该群于两年前成立，大部分常住人口是那时加入的，而最近较少有新人加入进来导致的。根据小Z介绍，现在大一大二也有不少小孩子已经崭露头角，但是他们的交流方式和小Z们不同，他们主要通过校内网等工具联系。正如笔者预想，事实上在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内部，还有更加细致的分化，人们之间的关系程度也存在亲疏远近之分。那些关系十分亲近的，大部分形成了好朋友的关系，经常在一起吃饭、逛街、聊天等，和异性恋取向的人的关系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他们之间可以有更多可以互相倾诉的话题。也有的在其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同性恋者的带领下，形成了所谓的“家族”，比较出名的叫“蝴蝶家族”等。一般称为家族的小团体中，其内部关系相对混乱，有恋人关系，有“姐妹”关系，甚至还有“母女”关系等等。这些家族成员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而成员也往往因为家族的影响力而声名远扬。在这里，小Y向笔者透露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我们几个就是好兄弟，小L是二哥，我是老三，小Z是老四，小T是老七，我们一共有七个兄弟，呵呵，就像葫芦兄弟。”从小Y的语气上，能够感觉到他们对彼此的认可，也能感觉到这种轻松而又自然的感覺。“我们几个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在一起吃饭，买衣服，今年五一我们还一起去坝上草原玩了一趟，这种兄弟加好朋友的感觉，在直人（异性恋取向的男生）中很难找到。”小Z补充道，“我们几个谁有困难，大家都会主动关心和帮助他，有好的事情大家一起分享，有糟糕的事情大家也互相分担，我觉得我们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小规模同性恋群体成员并没有因为有相同的取向，而表现出性格和审美评价标准的趋同性，相反，每个人的特点各有不同，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说明他们各自保持了完好的个性独立，虽然彼此之间的友谊和认同度很高，但是并没有把群体内部角色作为自己的全部。每个人在群体中寻求的更多的是远离主流社会压力的轻松，是友谊和相互关怀的感情。同时，也正是因为彼此性格的互补，导致相对于其他群体，同性恋群体在内部关系上更加和谐，这实际上也是一般的被社会排斥的组织一个共同特点：受外界的压力越大，其组织内部也越团结^[6]。

据了解，此时受访者四人均处于单身状态。当问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兄弟中找一个做自己的“另一半”时，他们均表示不想打破现在的状态，毕竟彼此过于熟悉，难以接受忽然之间角色上的转变。另外，每个人理想中的“另一半”各有不同，这也是造成他们没有在体制内解决择偶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之间的心理暗示作用太强了，只要有一个人交到朋友了，其他人也都会迫不及待的去交朋友；相反，只要有一对分手了，其他对之间也肯定会出现重大分歧。所以我们凑齐7个单身状态很容易，但是凑成14人的全家福就十分困难了。其实学生时代的同志爱情本来就不稳定，这和学生本身没有经济基础是有关系的，再加上人们都抱着可以遇到更好的伴侣这样的想法，因此，恋情就更加没有保证了。”小T就此解释到。这充分表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内部结构在成员的择偶、心理、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行为方式

作为群主，小L曾举办了多次“群聚”活动，参与者主要是群里的常住人口，当然也包括一些新人，这些新面孔大多是由群里的人带过来的其他高校学生，而这部分学生充当了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连接着本校同性恋群体和其他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同性恋朋友，这无形中壮大了同性恋群体的潜在关系网络，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如果将该群体全体人员的关系网进行整理，将会是相当壮观的。从这点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出，弱关系在组织社会网络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另外，参与活动人数和规模也并不算大，每次大约20余人，最多一次达到了30多人。

据了解，每次组织活动前，都是小L和小T在群里留下通知，将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向大家进行公告。有的会提前打好招呼，而有的则是直接去参加活动。活动的形式相对固定，主要是组织内部成员联谊，如出游、聚会、唱歌等等。除非有十分张扬和高调的人参加，一般外界也不会表示过多的怀疑。在活动中，成员之间可以相互聊聊最近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也可以玩诸如“天黑请闭眼”等成人游戏来打发时间。当然也有一部分成员抱着交友和介绍伴侣的目的参加活动，但是往往不易有太大收获，因为参与的人数有限，大部分是较为熟悉的面孔。可以想象，由于参与者均为高校在校学生，文化素质较高，社会经历较少，因此他们组织的聚会和外界社会上的同性恋聚会相比，要干净纯洁许多，并不会出现色情、赌博、吸毒等非法活动。成员在活动中也并非寻求新鲜刺激，而是与新老朋友的交流和问候。因此，我们要将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聚会与其他社会同性恋群体聚会区分开，不可以一视同仁。

当问及是否欢迎非同性恋取向的人参加活动时，小L表示十分欢迎，因为这样有助于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但是还是希望参加者本身对该群体有正确而客观的认识，这样活动才能顺利开展，而且大多数成员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别人打扰到。小L表示，希望笔者下次可以参与他们的聚会活动。

4、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中观效用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规模和地位处在同性恋个体和社会之间，因此其作用也主要体现在中观层次上。

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在其1908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中提出了人的行为是受到本能的策动和维持的，因此，当一个人怕孤独的情感占领上风的时候，他的合群本能机会凸现出来，从而支配其融入某一群体当中。而在1959年出版的《亲和心理学》中，萨赫特又提出了“焦虑——亲和”（anxiety-affiliation）假说，他认为由焦虑导致的恐惧是促使人们结群的原因，而那些经历过不安的人，其亲和倾向越强。这点有效地解释了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内部融合而且不断壮大的原因，作为学生、作为同性恋者，他们都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强调自己和普通人没有两样，认为和异性恋是相互平等的客观存在，但是在当今将异性恋建构成主流价值观的社会中，他们毕竟属于少数；再加上一次次寻找爱情的艰辛和挫折，这些都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不安。因此他们倾向于和与自己持相同倾向的朋友形成群体，这种相似性可以使他们容易产生共鸣和理解。人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个人都会寻求得到他所关心和重视的个人和群体的支持、喜爱和接纳^[7]。因此，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在缓解成员心理压力，营造安定轻松的文化环境，促进成员正确认识自身，防止过激行为产生等方面，具有十分有效的作用，这些都将有效地保证大学生同性恋者在心理上的健康发展。通过同性恋群体，成员之间可以互相消解各种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一起分享有意思的事情，使个人心理得到净化，解除各种疑虑和不安，使成员恢复正常的状态和饱满的精力去进行工作和学习。

但是这样一种亲和动机的过度表达，便会表现出对自身的过度认同，群体的内聚力膨胀，这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危机。在访谈中，小T喜欢用“你们直人”来指代异性恋倾向者，而喜欢用“我们”来指代和自己相同的同性恋倾向者。虽然仅仅是指示代词使用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出在不少同性恋者的意识中，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属于不同的“阵营”，而且群体之间的界线正伴随着其自身群体意识的膨胀而日益明确。在访谈中笔者得知，有不少同性恋者对自己的现状十分满意，甚至把同性恋看作一种时尚，原因在于在他们眼中，同性恋者喜欢打扮，注重个人形象，“帅哥”就是男同性恋的代名词，因此他们也不断效仿，不仅在穿着打扮上过于时尚光鲜，在行为举止上也十分高调，甚至在性行为 and 性关系上出现了越轨行为。笔者认为这部分同志事实上将同性恋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对自身缺乏正确的认识。同性恋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笔者以文化持有者的数量来定义的亚文化概念），本来社会就缺乏对其公正公平的认识，如果同性恋者又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的过分依赖，只能让外界对这个圈子更加误解；而这也和同性恋群体追求社会宽容和社会公平的初衷相违背，迫使亚文化在自身体制内不断循环，不断恶化，而缺乏与外界的正常交流。

除了心理层面的中观效用外，笔者个人认为，可以充分运用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组织优势，对成员开展各种安全性行为知识和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教育的宣传和教育，在此笔者称之为“同伴教育”。正如前文笔者提到，男同性恋由于身体构造和性行为方式与异性恋不同，在客观上更容易引发艾滋病，因此为了自身和伴侣的安全健康，男同性恋者更应当主动了解相关知识。大学生受教育程度高，对新事物的反应快，具有开展“同伴教育”的主观条件；另一方面，这些大学生总有一天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他们也总有一天会从一名大学生同性恋者变为社会上的同性恋者，如果此时对他们开展有效的教育，不仅对其一生有益，更有助于社会治安的安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5、大学生同性恋及其群体的未来之路

笔者在此问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10年，甚至20年以后，你会结婚么？而针对这个问题，受访的四人给出的答案也各有不同。

小L表示，自己已经将自己同性恋倾向向自己的母亲表明，“我知道这样很残忍，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能

只是由我自己来承受，虽然这样会让妈妈为我操心，但我想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所以我会找一个爱我一生的男人，和他享受一辈子，当我告诉妈妈自己很幸福的时候，我想他会安心的。”“难道你不为自己的家人着想么？”我问道。“开始告诉妈妈的时候，她也不相信，她只是在说，‘你说我怎么和你舅、姨交待啊？’听到这的时候我也有点后悔，但是没有办法，我想要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小Z表示，自己今后肯定要结婚，“不过那是我30多岁时的计划了！因为我太爱自己的父母了，他们把我培养成现在太不容易了，我绝对不能让他们为我伤心，那样就太不孝了。”“那你喜欢女生么？”“不喜欢也没有办法，那是我的责任，如果我结婚了，我会好好的爱她的，也不会再喜欢男生了。不过我会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最快乐的时光都给我最喜欢的男生的！”“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女生做伴侣呢？”“老实的，纯真的，贤妻良母型的。”小Z给笔者的感觉和别人有所不同，虽然他很热情健谈，也很配合访谈工作，但感觉他的心事最重，也许这种心事就是来源于家庭的观念，相比之下，他显得传统许多，但也是对自己未来想的最简单的一个。他选择女生的标准，也说明同性恋者的异性性行为动机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他们所看重女性的也仅仅是生育能力而已。这一点与传统文化对女性价值的看法不谋而合^[8]。

从外表和行为举止上看，小Z和其他男生看不出什么两样，“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所以不喜欢其他同志那样C（Sissy，偏女性化）的感觉。我喜欢和自己差不多的男生，有上进心，独立些的，身高体重也要和自己差不多，长相嘛，看着舒服就好……”小Z说这些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我一直也找不到这样的，之前有过两次恋爱，第一次维持了整整一年，我们是在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分手的，主要原因是我无法接受他不孝顺父母的品行，我亲眼看到他用剪刀对着自己的母亲。他性格有问题，有时候很软弱，有时候听不进去别人一点意见，所以分手了。第二个朋友更荒唐了，我们是在聚会上认识的，本来是他追我，等到后来自己接受了对方，却反过来被他甩了，还不到一个月呢。”虽然不知道其中发生了多少事情，但是可以想象到小Z曾经开心过，但也伤心过。“现在不想找了，因为自己忽然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即使遇到比较合适的，但是时间长了就懒得为对方考虑太多了，觉得还是自己最轻松，虽然有时也感到孤单，但还是觉得自己更适合单身。”笔者认为，小Z自恋的情结较多，从他选男朋友的标准上就能体现出这点，这个标准和他自己很像，“其实同志都很自恋，他们既然能选择和自己性别相同的人，就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认同度很高。”他自己是这样解释到。

小T则为笔者提供了另一种解决家庭问题的方式，“其实我一直觉得和自己男朋友一起找一对拉拉（女同性恋者）结婚，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家庭问题，可以给自己父母，给社会一个交待，另一方面夫妻双方也有各自生活和真正的伴侣，不会产生一方在感情上亏欠另一方的纠葛。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据说还是很有效的，所以以后我也打算尝试一下。”不过笔者还是觉得这种想法过于疯狂，婚姻是对伴侣的一种承诺，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纽带，但并不是用来欺骗的工具。也许在同性婚姻尚未合法化的时期，这也是同性恋者们不得不使用的下下策。

小Y的答案相对比较简单，“先结婚，然后再离婚就是了，反正现在离婚这么普遍……”就像王小波先生在《他们的世界》中提到，对于一个大龄单身男子而言，只要他不结婚，周围就会有好多人对其进行猜测，更会有不少“好心人”给他介绍对象；但是对于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人们都会给予其一个安静的环境，因为人们会认为，他是受过婚姻伤害的人，他不想结婚是很正常的事。于是这些同性恋者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过自己的单身生活了。

虽然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期待和设想各有不同，但是四名受访者都表示，今后他们要一直维持兄弟情，如果有条件，大家可以住在一起，这样互相也能有个照应。这说明相对集中的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最终会向好朋友或兄弟圈子转化，这是和同性恋者性质相一致的。当然这需要群体内部持续不断的联系，一旦各奔东西，因地域阻隔，这样的群体也会存在瓦解的风险。但是我们不得否认的是，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在其客观存在的历史时期，曾起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四部分：结论

由以上访谈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当代社会对同性恋现象进行各种解读的今天，人们需要对其有客观科学的正确认识。一方面，同性恋现象并不是魔鬼，它不可颠覆主流价值观的统治地位，但同性恋却是检验社会宽容程度的最好试金石；另一方面，同性恋现象也不像一些传媒所言已经成为了时尚，更不是为了迎合人们审美疲劳而出现的新潮流，这些都是舆论的危言耸听和不切实际的报道。

同时，在同性恋文化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的今天，同性恋群体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尽管对其合法性和组织性有待考察，但是它确实可以提供给成员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在校园中更是如此，大学生同性恋者有着强烈的了解自我和表达自我的意愿，于是非正式的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存在就承担起这些功能，因此其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9]

正如前文所述，并不是同性恋者，而是“异性恋”主导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环境建构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和建构了这个独特的群体。没有人可以证明同性恋取向的非法性。但是现代医学中仍然存在各种使用激素药物、催眠诱导电击等手段矫正个人性动力的心理学和药物学治疗方法，意图通过强制的方式改变同性恋者的性取向。笔者认为这是十分愚蠢的做法，除非当事人自己愿意，否则可以说这是无视人权的做法。因此，让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各种同性恋群体就肩负着这一使命。由于同性恋者是主流社会的边缘群体，因此其对本群体和外界的界线十分敏感，而对群体之外的人也具有比较高的警觉性。因此，这需要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对成员进行适当的心理辅导和情绪引导，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写到这，本文也即将步入尾声，本来这篇论文想写成访谈记录的形式，但是在访谈过程中，笔者也对同性恋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其实他们都很善良、很积极、很优秀，笔者衷心祝愿他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他们的生活、情感、事业绚丽多彩，再次感谢参加此次访谈的四位同志朋友！

终稿完成于2007年6月28日

[参考文献]

- [1] 潘绥铭，《潘绥铭兴学专题——中国性现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 [2]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3] 王小波、李银河，《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与未竟稿精品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4]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5] 罗曼，《“同性恋”研究文献综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4月第4卷第4期。
- [6] 王建明，《高校同性恋者群体内部组织初探——以华东某高校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S2期。
- [7] 李望舒，《关于同性恋的概念、成因、治疗及对青少年的预防》[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3月第23卷第2期。
- [8] 李臻，《尊重他们的世界——读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2月。
- [9] 本刊编辑部，《关注大学同性恋》[J]，医学心理指导(校园心理)，2006年08期。
- [10] 王志超，《催眠诱导下电击性厌恶试治同性恋3例》[J]，心理学报，1999年7月第31卷第3期。
- [11] 扶春福，《性激素治疗同性恋2例报告》[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0年第10卷第5期。
- [12] Rodney H. Jones，《中国同性恋与艾滋病》[J]，《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潘绥铭主编)。
- [13] 吴华，《同性恋课引来“特殊”听众》，上海青年报，2004年10月28日。

① 摘自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页。

② 摘自 李望舒：《关于同性恋的概念、成因、治疗及对青少年的预防》[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3月第23卷第2期，第62页。

③ 摘自 王小波、李银河：《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与未竟稿精品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④ 摘自《关注大学同性恋》[J]，医学心理指导(校园心理)，2006年08期，第4页。

⑤ 摘自 王小波、李银河：《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与未竟稿精品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⑥ 摘自 王建明：《高校同性恋者群体内部组织初探——以华东某高校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S2期，第37页。

⑦ 摘自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⑧ 摘自 王小波、李银河：《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与未竟稿精品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⑨ 摘自 王建明：《高校同性恋者群体内部组织初探——以华东某高校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S2期，第38页。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